

印尼孔教28天行记（三十九）

作者：陈勇



格美利村正在筹建孔教礼堂

文池兰镇位于日惹和马吉冷（Magelang）两座城市的中间，前往婆罗浮屠寺庙遗址的游客都要经过这里。当地的福安宫历史悠久，门口正在新建的牌楼富丽堂皇，从远远的地方就能望见。1956年，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宋庆龄访问印尼，在前往婆罗浮屠遗址参观的途中就顺道访问了福安宫，庙里还陈列了许多当年的图片和资料，当地华人对此更是津津乐道。此外，印尼历届政府的重要官员也先后造访过这座寺庙，凸显其重要地位。福安宫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殿里摆放的一口五吨重的铜质香炉，是2002年在中国铸造，然后用船运到印尼的。与其他许多华人寺庙一样，这座寺庙也融合了爪哇文化的元素。每年春节和其他重大

节日的时候，华人和爪哇人会到庙里一起庆祝，其中以元宵节庆典最为远近闻名。每年一度的舞龙舞狮表演，在印尼语中叫巴绒赛（barongsai），是当地全体民众参与的节目。还有一个节目是灵媒表演，两个人一身动物装扮，在舞台上且舞且唱，直到近似灵魂附体状态，作为灵媒的第三人则在一旁用阿拉伯语念祷文，表演达到高潮。这也是华人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的一个例子。

此次传道联谊之旅的最后一站是马吉冷市的隆福寺（Klenteng Liong Hok Bio），这里也有一个孔教礼堂。马吉冷位于爪哇岛中部山地，气候凉爽宜人。我们到达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寺庙主席庄宝贵先生（Paul

Chandra Wesiaji）和夫人林女士以及其他的一些道亲热情接待了我们。据他们说，隆福寺正在进行大规模扩建，在不久的将来会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客人。我们看到，在寺庙的后边，一座宽敞的运动馆已经初具规模，十来个爪哇族孩子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认真地练习武术。据庄先生介绍，他们还在马吉冷开办一所培德三语国民学校，吸引了不少华裔及当地土著孩子前来求学。由于天色已暗，我们与隆福寺孔教礼堂的道亲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，便匆匆打道回府了，因为回到梭罗市有两个小时的车程。印尼中文报纸《国际日报》55岁的记者李俊仁先生也赶到了马吉冷，对我进行了简短的采访，看来印尼华人社区对孔教还是有相当的兴趣。

总体来讲，印尼华文教育在苏哈托时期受打压，以西瓜哇地区最为厉害，那里的华人的中文能力相比其他地区要差。我在西瓜哇遇到的会说中文者有寥寥数人，多少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现实。从印尼全国来看，西加里曼丹省（Kalimantan Barat）和邦加勿里洞省（Bangka-Belitung）的中文教育情况相对较好，那里的华人人口相对集中，文化和语

言更容易保存下来。梭罗、日惹、马吉冷等城市属于中爪哇地区（Jawa Tengah），我遇到的会说中文的人相对比西瓜哇要多。或许这一地区华人的中文水平比西瓜哇要好也未可知。陈克兴学师、翻译杨绍椿、日惹福灵庙主席林达仁（Budiono Raharjo/Liem Tat Djien）、陈钦宝先生、马吉冷隆福庙主席庄宝贵及夫人林女士、以及《国际日报》记者李俊仁都会说流利的中文，他们大都是五六十岁，甚至更老的年龄，而年轻一代会说中文的人暂时还没有见到。但是无论会不会说中文，印尼华人普遍对中华文化感到自豪，也渴望了解更多来自母文化的传统和习俗。

第十八天：

格美利村的孔教礼堂

11月20日 星期天

今天是星期日，早上九点梭罗孔教礼堂照例举行了宣道活动，主讲人是林两仪学师，他是明年九月份即将开学的孔教书院的主席。徐再英学师身着一袭黑色的中式对襟服，是印尼孔教为他量身定做的。很难想象，七十八岁高龄的他，昨天带领我们一众人，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在路

上奔波了一整天，竟然没有疲惫之色，现在又精神焕发地端坐在礼堂里参加宣道活动。我在林两仪学师之后举行了简短的演讲，大体谈到我的印尼之行的感受。说实话，不远万里来到印尼梭罗拜见德高望重的几位学师，心里的感觉是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，同时又像“高山仰止，景行景止”。虽然除了陈克兴学师以外，其他几位学师和前辈因为不能说中文或英语，无法与我直接交流，但是从他们温和的眼神和慈祥的笑容能感受到一种默契。“父在观其志，父没观其行”，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，但梭罗礼堂的几位前辈对我照顾有加，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，在他们的注视之下，我于立身处世也不敢有所懈怠。演讲结束时，我用了一句“志士不忘在沟壑，勇士不忘丧其元”来激励在座的年轻人投身于孔教事业，虽然一共也没有几个。翻译杨先生不是孔教信徒，对《四书五经》也不甚了了，能大概翻译出我讲的意思。好在，几位学师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听众对我的演讲也报以热烈的掌声。